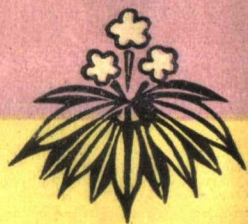


矿山在歌唱

梅 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矿 山 在 歌 唱

梅 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小說、特写七篇，大部分是反映舊錫矿矿山的新人新事和新的气象。

“矿山在歌唱”描写一个老矿工的儿子，不安心在矿山工作，認為当矿工没有什么前途，后来在他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之下，克服了个人主义的錯誤思想。“找矿”表现了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高貴品质和主人翁思想。

“吳文全”“程昭清”“最高的荣誉”都是真人真事的特写，歌頌了先进人物敢想敢做、勇往直前的精神。

矿 山 在 歌 唱

著 作 者 梅 定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 1/4 字數：40,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500册

統一書号：10078·0778

定 价：(八)0.20元

目 次

浪花.....	1
矿山在歌唱.....	10
吴文圣.....	24
在静夜里.....	34
程昭清.....	39
找矿.....	48
最高的荣誉.....	56

浪 花

……紅旗，紅旗，无数的紅旗在春风里招展着。烽岷山上，黑压压，漫山遍野都是人群，鑼鼓喧鬧着。矿山上，只有逢到节日，才有这个景象。可是，春节早已过去，紅五月还差着一大截日子。这些錫矿工人，集聚在这海拔二千六百多呎的高山上，是为了什么？是什么在吸引着这些地下城的劳动者？你看，他們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喜气洋洋。咳，你知道矿工們为什么这么高兴喽？原来他們集聚在这儿，是为了要向祖国、向党、向毛主席表示矿工的跃进决心！他們提出：“大錫产量五年赶上英国！”作为大跃进的奋斗目标，难道这还不是个大喜事嗎！

誓师大会开罢，王家有随着大伙走下烽岷山，已近黄昏时候了。日落西山，晚霞彩色斑斕，矿山在晚照的輝映下，蒙上一层玫瑰色，显得更加引人入胜。

一些矿工从王家有身边搶上前去，他們都在振奋地談論着。王家有却什么也沒有听到。他在想着什么，于是，他离开了人流，独个儿向一条偏僻的山道走去了。

王家有是探矿十二組的組长，一个剛滿三十的壮年人。个性剛强，任什么事总要走在前面。在生产上，他們小組先

进出色不待說，就是他率領的那個籃球隊，也很少打過敗仗。可是，今天却來了個例外。當黨委書記講過話；采礦、探礦、運輸工種的小組和管理部門代表；走上擂台提出自己小組的躍進計劃，並和別組挑戰的時候，他才突然知道他們這個小組是大大落后了。他只好臨時寫了個條子給台上的黨委書記，撤消了打擂的決定。

王家有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來，臉正冲着礦區。礦山還在歡騰中，鑼鼓敲擊着。沒問題，一定是那幾個躍進小組到黨委會報喜去了。

王家有想靜下來，然後再去考慮問題。可是心里老是亂的不行。他終於嘆了口氣，不知不覺地自語道：

“我們十二組算落在後面啦！”

說真的，昨天晚上討論躍進計劃的時候，全組決定來個“牛打滾”，保證每個台班日進六呎，他已經够滿意了。雖然周志明師傅有點抵觸，鬧了個小疙瘩，但即使這樣也沒有影響到王家有的情緒，他悄悄跟工會小組長鄭秉謙說：“看着，明天大會又該我們顯一手羅。我這人就愛跑在前面。”

哪知事情的發展適得其反。跑到前面去的不是他們十二組，倒是另外幾個探礦組，王家有小組被甩在後面了。特別是探礦九組，原來並不先進，可是也上了擂台，一開口就保證要達到七呎！當然，王家有決不會去嫉妒他們。他完全沒有這個心思，只是突然感到自己的思想不對頭，有了問題，是不是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了呢。作為一個生產組長，又是一個共產黨員，他首先覺得這一切都怪自己。是不是

自己真的象在党小組会上，同志們批評那样有些自滿了？要不然，为什么来个“牛打滾”，就把自己迷惑了？难道潜力真的是挖尽了麼？沒有，肯定說沒有。就拿工时利用來說吧，还有很大潜力，如果抓紧些多放一插炮，就又可以多进一、二呎。另外，象大眼爆破，因为鉆头供应問題沒解决，還沒搞，是不是也可以試試呢。他去別的矿山參觀过，那玩艺力量猛，能搞起来就好了。……

王家有笑了。

可是那笑很快又从他紅黑的臉上隱去了。他想起了周志明。“这是一关。”他暗自想着：“要把这一关突破就好了。光突破还不够，要叫这个老矿工思想上也来个跃进，那才好哩。”

瑰丽的晚霞漸漸隱去，天变成深藍，夜色漸濃。坑口上，豎井架子象座鏤空的高樓屹立着；架頂上的紅灯亮了，卷揚机的天輪在灯光中旋轉着如同一面銀盘，閃着光。

从山下跑来一个人，这是年青的工会小組长郑秉謙，他气喘吁吁地，拉住王家有就朝工房那边跑，一边埋怨道：

“哎呀，你叫我好找。走，我們一同去开个会。說什么，我們也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算了！”

王家有和郑秉謙走进工房，小組的同志們早就坐在那儿了。王家有一眼就睜見了坐在角落里的周志明，低着头在那儿自得其乐地吹着烟筒。烟筒呼嚕嚕的响着，就象是他在嘮叨着什么。

其实，周志明倒不是个好嘮叨的人。他有时半天可以

不說一句話。可下了矿坑干起活来，却赛过年青小伙子。因此，大伙当面喊他师傅，背后却叫他“闷雷”。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三十多年来都在矿坑里干活，他不仅非常熟悉岩石、矿体的情况，由于长期经验的积累，也的确掌握了一些探矿技术，因此，大伙对他很敬佩。不知是因为年岁增长的关系，还是由于长期生活经验的缘故，他不但有些固执，为人处事也表现得稳稳妥妥，从不作没有把握的事。他习惯一步一步地走，不习惯两步当作一步走，更不习惯跃进。因此昨天讨论跃进计划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有意见。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一来就是个“牛打滚”翻一倍。他想：“生产嘛，风钻钻岩石——硬碰硬的事，又不是吹壳子。”

“跃进，赶英国！我周志明一百个赞成！”他在会上说，“可是树有根水有源，公鸡不能下鸡蛋，我倒是觉得加个百分之五十有把握些。没把握的事干不得！”

结果小组还是决定加一倍。王家有和大伙都知道，他还有意见，但他却一句话不说。这还不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话，可不能没有影响，经他这么一说，到最后要写决心书准备上台打擂，有两个青年工人嗓门儿就不象先前嚷的高了。

这些，王家有是清楚的。因此，一进工房见到周志明，他就不由得心儿紧了一下，是呀，要是说服不了这个老矿工，再提高进呖，怕还有困难，怕还要作更多的工作哩。

小组会是从王家有检讨自己自满思想，跃进劲头不足开始的。最后，他说：

“……只看到錯了，落后了；不行。”王家有象表示決心似的晃了晃拳頭，“重要的是——我們要趕上去！追上去！”

鄭秉謙是個有名的“急性鬼”，就一下站起來，說：

“我提議：我們把六呎改成八呎！”鄭秉謙的眼光在大伙臉上掃了一轉，想看看人們的反映。他滿意的笑了。“下面，我來談談我們的條件。”他講到抓工時，大眼爆破。……正講得勁頭上，一個人推開門進來，打斷了他的話。

這人是探礦三組差來下戰表的。

鄭秉謙顧不得講了，接過戰表走近燈光處就念。……

王家有在這段時間內，一直在注視着周志明，他的眼神里有疑慮，也有期待。

周志明一直低着頭在吸煙筒，好象旁若無事。其實也不是這樣，王家有講的話，鄭秉謙的發言，他句句都仔細听了。他的心這時也很不平靜。白天在大会上，小組長沒上台打擺，就叫他很難過，听着別的組躍進還不只是“牛打滾”，他就想到昨天自己的過錯，越發感到有些內疚了。王家有的檢討，更給他帶來了無限的羞愧。……而鄭秉謙提出六呎改成八呎，他又覺得有些懸乎、靠不住。……可是三組打來的戰表，他听得真切，他們分明提出是台班日進九呎！他迷惑了。

這份戰表，就象一塊投進水塘的石頭，一下子把大伙都激起來了。一羣連聲嚷道：“八呎就八呎！”“別的組干九呎，我們難道連八呎就干不到，我才不信！”“就是沒得機頭，拿手捶也得干它八呎！”“為了五年趕上英國佬，把命拚上也值

得！”

郑秉谦开朗的大笑着。两只手替换的撸着衣袖。

王家有看着这股劲头，忍不住从心底喜欢。只是他又多么想听听周志明的意见啊。

“周师傅，你看——？”

“八呎。”周志明放下烟筒说。但看得出，他那对灼灼有神的小眼睛里还潜藏着疑虑。

王家有紧盯着周志明。周志明的回答使他竟觉得有些诧异。

“只是……”周志明又挤出了一句话，大伙都扭转头望着他，“只是，大钻头的問題怎么解决？……”

事也凑巧，就象为了专来回答周志明的问题一样，供应股长闖进工房，他满头大汗，手上拿着个小本子。

“大钻头問題已經解决了。你们说吧，要多少？我们供应股馬上送来。”

不知誰先鼓起掌，跟着工房里响起一片掌声。

周志明盯着那位供应股长，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可是在劈啪的掌声中，又分明听到供应股长还在高声催促着，不由得你不信。这时跳进这个老矿工的脑子里最鲜明的感触就是：变了，一切都变了！而且变的这么快，快的叫人想不到。……

探矿十二组上夜班。他们提前吃了饭，换了衣，离接班时间还差一小时就来到矿坑了。

王家有和周志明一齐试着在机头上安上大钻头，又接

上风管，找了块矿壁先試了試。

今天矿坑的气氛也好象与往日不同了。他們是接十組的班，以前十組交班总是馬馬虎虎的，今日却变了，不仅情况交代的清楚，連准备工作都帮他們作好了。

接了班，分配工作的时候，王家有說：

“周师傅，今夜我們两个来掌机头。”

周志明应了声好。心里可是明白，王家有是帶着自己往前跑哩。

夜越深坑道里的霧越濃，濃的象奶汁似的，人隔得不远彼此就瞧不見。

王家有抱着鉗头，周志明撐着鋼钎，风鉗勁头十足的咆哮着，鋼钎鉗进万年的岩石。

周志明扭臉看了看王家有，看不清他，霧遮住了他的視線。不过从手上扶着的鋼钎却可以感觉着他是那么精力集中的在使着机头，从那匀称而有力的咆哮声中就听得出这是多么不平凡的风鉗手。可是周志明知道，最不平凡的，还有他那顆心。

郑秉謙是个爆破手，点着火走出“迎头”，紧随着就响起了連珠般的巨大的爆炸声。

“你听听多大勁头！比剛才那一插炮勁还大！”

王家有笑了笑。周志明却不吭声，他身儿一閃，就隐到暗处去了。王家有想跟他說什么，扭头已經找不着人了。

周志明这时却一个人鉗进了硝烟弥漫的“迎头”，他忍着难聞的刺鼻的气味，咬着手巾防止喉嚨，摸着炸下来的碴

子，摸着新辟的石壁。……

当王家有、郑秉谦和除碴矿工走进来，看见几乎快昏倒的周志明，都楞住了：这是他第二次冒着危险，钻进没有吹风的“迎头”来。

周志明丝毫都没想到这点，他急于要知道的是进呖，进呖，进呖啊。

王家有、郑秉谦埋怨着，同时赶去把他扶住。

周志明微笑着。

“我估量过了，这插炮最少也有二呖！”

周志明紧盯着王家有。他的激动的眼睛表示着，他还想跟他说什么话儿，但终于什么也没说，拉着风管，抱着机头，他又到另一个“迎头”去了。……

第二天，跃进台上公布：探矿十二组昨夜班进呖是8.5呖！当时这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新纪录。

周志明知道了，连觉也不睡了，找着王家有说：“……昨天你别看我脸上在笑，我心里还在七上八下呢，可现在我的心定啦。再说要五年赶英国嘛，象我那样慢吞吞的还行？组长，我看啊，我们的计划还能跃进！昨天我们的操作还不熟练，就进了那么多，以后熟练了，就还能多进。”

“你看可以跃多少？”

“十一、二呖不成问题！”

王家有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这有把握？”

“谁说没把握！”

周志明突然脸红了。

工会小组长郑秉谦事后把这故事写了首快板，登在矿区办的“跃进报”上。这事很快就传开了。现在把那首快板最后两句抄在下面，就算这个故事的结尾吧：

思想技术双跃进，
赶上英国有保证！

矿山在歌唱

一

矿工王汝发和他的儿子小落，虽然都在矿坑一个生产区工作，但因为不在一个组，有时又因早、中、夜班排不到一起，就很难碰着面。

小落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胖都都的，满脸流露着忠厚。去年初中毕业以后，没有考取高中，回到农村家里从事劳动。究竟是出于父亲的疼爱，还是由于这个老矿工太热衷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矿山，王汝发一心想叫自己儿子作个矿工。那时，工矿企业人员编制扣的紧，补进一个矿工非常困难。领导为了照顾这个一向为人尊重的老矿工，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春天小落从农村来到矿山，就成了个刚入伍的新矿工了。

王汝发心里自然是高兴说不尽罗。儿子就在身边，而且矿山为小落的前途打开了大门。在他看来，小落的道路简直是平坦而又宽广，哪象自己从前走过的路曲曲弯弯，满是辛酸。

可是世上有些事也会出人意料。王汝发昨天在俱乐部吃茶遇着小落的生产组长朱发祥，这两个老伙伴扯着扯着

就談起小落，朱發祥說：“小落這陣很不安心工作。還跟小吳說，礦山沒有什麼待頭，礦工沒有什麼出路。……”

這可叫王汝發惱火了。

“呸，什麼話！”

他覺得就象有人在他臉上打了個耳光。他，不，所有的礦工好象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偏偏污辱他們的不是別人，而又是自己的兒子小落！這就更其叫他氣惱了。

王汝發最恨別人玷污礦山，鄙視礦工的言行。這完全是出自一個礦工熱愛礦山和礦工勞動的深厚感情，正如每個人都熱愛着自己的故鄉和自己的職業的感情一樣，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為了這樣的緣故，王汝發曾經不止一次的和人爭吵。……可是這次說這些話的却是自己的兒子小落，他覺得問題複雜起來了。

“唉！”

王汝發手撫著一頭斑白的頭髮，不覺嘆了口氣。看看周圍，還好工房里沒有人。不然他們又要纏住他問個沒完的。

在房里怪悶氣的，王汝發站起來走出工房。他打算到俱樂部去找著個老朋友泡上杯清茶扯談扯談，要不走上一局棋，這樣也許不愉快的念頭就會忘掉。

夜色籠罩著礦區。嶙峋的山崖上閃著初現的明亮的星光，但跟地上無數的燈光一比，它們就顯得暗淡了。空氣里有著一股新鮮的錫礦和泥土的清香味兒。只有在深秋才有的“罩子霧”在空中撒下一層薄紗，加深了肅殺的秋意。沒

有风，可是冷。……

“小落的冬衣还没添制呢。”王汝发打了个寒噤，这使他很快想起了自己儿子。經驗証明，一下“罩子霧”天气就越来越冷了，不给小落添衣服是不行的。但忽然他又变了主意：“不給他买。曉得他在这儿会不会耽长？”

俱乐部今天晚上显得分外冷清，人很少。好象人們都去忙什么事去了。

大門口那張大紅金字通告立刻把王汝发吸引住了。通告說：为了迎接国庆，由苏联运来的电机車在明日庆祝大会以后举行試車，这是矿山大喜事，欢迎大家参观。“咳，誰說不是大喜事！我王汝发十四岁上矿山，作了整整三十年矿工，什么时候見過这玩艺？什么？什么？看我又忘了名称，噢，电机車，电机車。”

王汝发笑了。

“欢迎不欢迎我都是要去看的。”他在心里跟自己說。

王汝发多久都在期待着这一天。实际上电机車一运到安装工棚，他就成了那儿經常的客人，这个新鮮物儿吸引了他。特别是那个要好的安装工老牛告訴他，一輛电机車能牵引四、五十个滿載錫礦的矿車飞跑，他就更其希望能早日瞧見它了。“也許是老牛哥跟我吹牛……”

王汝发走进文娱室。平常摆得整齐的桌椅堆向一边，空出的地方作了排練場，共青团員們正在排練着国庆晚会演出节目。他沒有讓那些年輕人瞧見自己，就悄悄在墙角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免得惊扰他們。反正茶也吃不成，棋也

下不成，看看他們排演什么也怪有意思呢。排演的是出話劇，小伙子都怪認真、賣力，那個反面人物演得既出色又成功，幾個配角也演的不差。劇情是这样的：有两个生产小組同在一个工作面采矿，一个組任务完成得很好，另一个組却經常不能完成任务，于是完不成任务的小組长和几个矿工对那个組就产生了意見……这时，那一个小組的組长出現了，戏剧进入高潮。王汝发已經看得入迷了。

咳！扮演那个組长的却是小落！

“这孩子听说在学校就爱演戏，”王汝发想着。这时他几乎忘掉对小落的不快了。“我倒要看看他的本領。”

可是很快他就失望了。小落的戏演的很糟，他竟是那样毫无表情地背誦着台詞，一眼就看得出他的感情和剧中人物完全格格不入。好象他不是在进行戏，而只是敷衍地在完成一个不愿完成的什么任务。一个成功的戏剧，讓这一个失败的演員給破坏了。即使当他——这个值得人們去效法的人物，和那几个落后人物面对面冲突起来，一步步紧扣人心的时候，小落的戏还是那么平淡而毫无起色。

导演焦急地望着小落。演員們臉上流露着不高兴的神情。王汝发的心情也不比他們好点，不，确切地說，更难受些。不过他們不知道，小落也不知道。他气冲冲地离开俱乐部，把自己投到漆黑的夜色里。

心情坏透了。

王汝发之所以如此苦恼，还不仅仅由于小落把戏演失败，更叫他痛心的是他知道小落的心真的不在矿山了。